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 思想方法 漫谈

童炽昌 著



401931



2 016 4956 4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思想方法漫谈

童 焜 昌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扉页题字 王天任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思想方法漫谈

童炽昌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55,1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统一书号: 10094·391 定价: 0.65元

目 录

要重视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思想方法(序).....黄 源 (1)	
“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	(9)
——鲁迅坚持实践第一观点	
“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	(18)
——鲁迅实行理论与实际统一	
“睁了眼看”	(28)
——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空言不如事实”	(41)
——鲁迅善于用事实说话	
“从来如此,便对么?”	(50)
——鲁迅探求真理的怀疑精神	
“唯无是非” 辩驳	(63)
——鲁迅对真理客观性的一些见解	
“从古讫今,什么都在改变”	(69)
——鲁迅用发展变化观点看问题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	(84)
——鲁迅用矛盾法则观察社会阶级斗争现象	
“进击”,“永远进击”!	(92)
——鲁迅对矛盾的斗争和转化原理的若干运用	
“世界不直进,曲折如螺旋”	(99)
——鲁迅对事物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运动规律的运用	

是“战士”，还是“苍蝇”？	(107)
——鲁迅注意分清敌我、团结同志	
“坏处说坏，好处说好”	(117)
——鲁迅注意分清成绩和缺点、主流和支流	
顾及“全篇”与“全人”	(126)
——鲁迅看问题既看到部分、又看到全体	
“知己知彼”	(134)
——鲁迅注意从正反两个方面认识事物	
“人事大都蝉联而不可离”	(139)
——鲁迅注意从联系上把握事物	
“据过去以推知未来”	(149)
——鲁迅用历史观点看问题	
“弃去蹄毛，留其精粹”	(160)
——鲁迅谈批判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	(167)
——鲁迅怎样透过现象看本质	
“何能一概而论？”	(173)
——鲁迅善于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打中敌人的致命的要害”	(186)
——鲁迅注意抓主要矛盾	
“砭锢弊常取类型”	(195)
——鲁迅怎样掌握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204)
——鲁迅的群众观点	
后记	(220)

要重视学习和研究鲁迅的 思想方法（序）

黄原

本书著者是一位从事编辑工作的年轻同志。几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一边读鲁迅著作，特别是晚期的杂文，一边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并且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探索鲁迅的思想方法，写成这本书，署名《鲁迅思想方法漫谈》，在鲁迅诞生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公之于世。我是爱读鲁迅著作，也喜欢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缺乏认真的钻研精神，更没有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方面下功夫；炽昌同志的这著作，虽自称为“漫谈”，却补足了我的缺点。所以我乐于写几句话，作为序吧。

我们要向鲁迅学习的方面很多。对鲁迅的总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已作了最科学最正确的定论，为世人所公认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我觉得还有重提的必要。毛泽东同志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瞿秋白同志也认为鲁迅的特点，是有骨气，对敌人狠。毛泽东同志后来又反对革命队伍内部的贾桂气，就

是说作为革命者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用了两个“最”：骨头最硬，最可宝贵的性格。接着又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这里毛泽东同志又用了五个“最”。这一节文章里，共用了七个“最”。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没有见过面的，但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在延安毛泽东同志住的窑洞书房里，放着《鲁迅全集》。毛泽东同志就是从鲁迅一生的战斗和作为这种战斗的结晶的《鲁迅全集》中，提炼出这七个光辉的“最”字。这是对鲁迅最高的评价。这也启发我们，学习鲁迅的最好的方法，是认真地读鲁迅的著作。鲁迅是从同盟会的前身之一的光复会过来的，是从旧民主主义进到新民主主义，进到共产主义者，进到党中央最近又重新肯定的“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伟大旗手”。他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关又一关的冲锋陷阵，达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么多的“最”字，真是谈何容易！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能努力学到鲁迅的这种彻底革命精神，是多么好啊。这对致力于新的历史任务，是多么好啊。我们隆重而热烈地纪念鲁迅诞生百周年，目的正是为此。鲁迅的方向，过去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但鲁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手，今后仍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和榜样。这是最近我在重新学习鲁迅时常常想到的。学习鲁迅要以毛泽东同志的论断为准则，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才能收到最好的成效。我们要在六中全会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指引下，把鲁迅的推倒三座大山的革命战斗精神，化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

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斗精神。

要具体地学习鲁迅的方面是很多的，我不在这里说了。我很同意童炽昌同志着重研究鲁迅的思想方法。因为鲁迅的思想方法的确有独胜一筹的地方，很值得我们学习。特别鲁迅后期杂文所运用的是战无不胜的法宝，这法宝就是唯物辩证法。鲁迅本来相信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列宁语）另一方面，鲁迅当时还相信进化论。他在一九二八年以前的战斗文章，主要运用了这两门武器。其实他的所谓进化论，实际上就是列宁所说的“发展观念，进化观念”。一九二七年前，他对苏联及苏联文艺界的动态是非常关心的，战斗上也是站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一边的，但对于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认真地研究过。鲁迅自己在一九二六年六月的一封信里，说过：“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翻天，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没有说。”这是实话。

但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和“四·一五”的反革命政变，使他经受了阶级斗争的血的教训，目睹了同是青年，分成两大阵营。他的思路被摧毁了。一九二八年一月，创造社展开了对他的批判。鲁迅是很认真、严肃对待这批判的。后来他真诚地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学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其实，我们看看现已公开的鲁迅购书的书账，就可以知道他的学习是并不轻松，而是非常认真和刻苦的。创造社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开始对他批判，他从二月开始就有系统地购读马列主义的理论书。二月份买了十四笔，三月份有七笔。①自此而后，鲁迅继续搜读马列主义书籍。许广平同

志在《鲁迅回忆录》里，有回忆鲁迅在一九二八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教她用日文读马克思主义书的文章，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她说：“尤其重要的，是他（鲁迅先生）认为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及这思想对工作的重要性。自从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信了这个真理以后，就不但用它来‘煮自己的肉’，而且也执着地以之教育他周围的人，使真理之火从自己的身边燃起。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极其严重，但鲁迅一经认定马列主义是真理，就不但要自己学习，而且还要宣传，教育别人。所以我的第二个课本（指鲁迅先生教许广平同志学的日文课本），就是日本文的《马克思读本》（神永文三著）②。……教时，从序文讲解起，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晚开始，至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止，费时共五个多月。”

她又说：“现在打开这个课本，直如严师在前，不但要我通晓日文，还须了解内里理论的奥妙，那课程的大概内容，它所包容的真理的光芒，以及鲁迅对我讲解这些革命真理时的声态，我还觉得象昨日上午上课一样地深印脑中。”

这很能说明鲁迅先生学习马列主义的情况。许广平同志十月三十日开始学习的这本《马克思读本》，在鲁迅书账中未见，我估计，可能就是十月十二日购进的那本《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鲁迅先生读后就以这书作教本教她的。

鲁迅不仅学、教，而且自己动手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从一九二八年开始，他认真地、刻苦地、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毛泽

东同志说过，在获得第一次大革命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当时我们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而鲁迅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瞿秋白语）他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是非常熟悉的。他自己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况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因此他一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实践紧密地结合，那真是所向无敌的。就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来说，鲁迅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从当时文化战线的实际出发，审时度势，知己知彼，犹如毛泽东同志的用兵，创造了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所以，他在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中，不仅打得准、打得狠，而且打得巧妙，取得了反文化“围剿”的辉煌胜利。鲁迅后期的杂文，虽则每篇只是几百字、一二千字，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和中国文化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鲁迅运用的思想方法，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所以我们读鲁迅后期的杂文，除了欣赏它的文采，从中学到许多知识以外，对革命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鲁迅分析问题的方法，学习他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了解情况，分析问题，搞清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找出客观事物的各种规律性，作为行动的向导。这

就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坚持而光辉地恢复起来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这些辩证的分析方法，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是融会在鲁迅的杂文之中，而鲁迅先生自己是不明说的。所以读者如其不熟悉这方面的知识，会觉得鲁迅先生的杂文，深刻有力，说服力强，但在这些文章中所运用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些原则，未必一目了然。因此还是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如我早年读鲁迅先生的文章那样。这样，我们虽读了鲁迅的杂文，还没有学到鲁迅在杂文中运用的辩证方法。

我觉得童炽昌同志的这本《鲁迅思想方法漫谈》，就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参考。他的这二十二篇文章，是从鲁迅的杂文中，提出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观点，通过这些原理和基本观点，再来统观鲁迅的一生言行，读来有豁然贯通，一目了然之感。比如他的第一篇《“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是谈鲁迅如何坚持实践第一观点，文中说：“鲁迅正是在拯救祖国，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上下求索，边战斗边求索，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的一生的确是坚持参加革命实践的一生。他从拯救祖国，改造社会出发，从进化论探索到马列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从光复会探索到中国共产党，直至公开申明自己是左联的盟员，公开申明拥护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甚至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一度病危，他已“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一时颇虞奄忽”的时候，他还郑重地申明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虽则没有参加我们党，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莫不以鲁迅先生为同志，为

无上光荣的。我始终称他为鲁迅先生，是表示敬重之义。

本书著者引用列宁说的：“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用列宁的这个观点来看鲁迅，是抓住了要领的。又如第二篇《“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是谈鲁迅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观点来看鲁迅，他终于成为共产主义者，就不以为奇了。我过去在头脑里，常常想着，为什么在军事战线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在白区文化战线上反文化“围剿”却把敌人打得一败涂地。事实很清楚，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王明之所以能篡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是由于王明和王明路线的热烈拥护者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抛出“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吓唬了工农干部。所以毛泽东同志后来提出，教条主义者要联系实际，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学习，要认真读书，以便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鲁迅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加上他从一九二八年初发愤读马列主义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真正做到毛泽东同志说的“认真读书”。鲁迅之所以始终攻不倒，并且能够带领文化新军取得反文化“围剿”的胜利，归根结蒂，由于他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统一，使两者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而他后期的杂文正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晶。

童炽昌同志的这本著作，帮助我们了解鲁迅著作中所包含着的这些哲学原理，使我们懂得鲁迅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这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碰到新情况、新问题的时候，学会象鲁迅那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和处理问题。我希望这书能起这个作用。同时，希望作者从这本

“漫谈”为起点，再作努力，把这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三日于杭州

注：

① 二月份的十四笔是：二月一日他第一本买的是《何谓阶级意识》，五日《从空想到科学》（恩格斯著），七日《史的唯物论》，十日《俄罗斯劳动党史》，十三日《中国革命的诸问题》、《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根本概念》、《辩证法及其方法》，十九日《论新反对派》、《辩证法杂书》四本、《进化学说》，二月二十一日《唯物史观解说》，二十二日《文学与革命》，二十七日《俄国的文艺政策》，二十九日《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三月份的七笔是：《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历史》、《唯物的历史理论》、《史的唯物论略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新俄罗斯文化研究》、《革命及世界的明日》。

② 这本书除序文外，内容共分十讲：一、马克思的生涯及其事业；二、唯物论辩证法；三、唯物史观；四、阶级斗争说；五、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六、劳动价值说；七、剩余价值说；八、资本积蓄说；九、利润说；十、资本崩溃说。

“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

——鲁迅坚持实践第一观点

鲁迅前期始终以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先驱战士的雄姿，驰骋在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阵地上。在这漫长的途程，他看到过革命的失败与分裂，产生过怀疑和失望。然而，尽管如此，鲁迅并没有放下武器，退出战场。他坚韧地“荷戟”战斗，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积极地参加革命的实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修远的漫漫之“路”，对于鲁迅来说，是勇猛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之路，是充满坎坷曲折的革命实践之路。鲁迅正是在拯救祖国，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上下求索，边战斗边求索，探寻着救国救民的真理。

实践之路通向唯物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正因为鲁迅有着无比坚实的革命实践的基础，又富有不疲倦的探索精神，善于在战斗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因此，他在前期就对许多问题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尤其在一九二五年以后的几年中，鲁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触日益增多，学习逐步深入，更由于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兴起，他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积累并总结了新的阶级斗争实践的经验，因此，他的思想中的唯

物主义因素也有了明显的增长。当然，总的来说，鲁迅前期的唯物主义思想还属于朴素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虽曾接近甚至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这毕竟还是个别的。另一方面，鲁迅前期思想中还存在着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接受过来的唯心主义的因素，虽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这种因素对于鲁迅的影响和作用是在不断的减弱，但终究还没有被彻底克服。只有到了后期，当鲁迅完成世界观的飞跃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后期的鲁迅，是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作为一个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现身于中国文坛的。后期鲁迅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贯串于他后期的言论、著作、行动，表现在各个方面。高度重视实践对于认识的伟大作用，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是一个突出表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实践的观点引进认识论，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鲁迅对于实践、生活的意义，也有着深切的了解。在他的文章中，常常自然地闪露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这样的思想。举例来说，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谈到过这样一件事：他先前吃过于荔支、罐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的滋味。后来到了广州，亲口吃到了新鲜荔支，感到滋味和自己过去猜想的大不相同。因此他说：“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这个亲身体会，说明了人的认识是不能离开实践的。即使是新鲜荔支的滋味，也不能光凭“推想”，而必须亲口吃一吃才能知道。与此相类似的思想，鲁迅不止一次地谈到过。他曾经写道：“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

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就不吃了。象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二种感想》）鲁迅这段话生动地阐明，关于“吃东西”的知识，关于什么是可吃的食物、什么是会吃死人的毒物的知识，是人类在长期的采集和渔猎活动中，也就是在生产活动这个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中，积累了经验，才得到的。如果一个人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那就连最起码的自然知识也不可能知道。鲁迅辛辣地讽刺旧社会的儒者自夸“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漫天大谎”。“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们为何这般愚蠢？根本的原因就是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穷年累月关在私塾里“揣摩”和天下国家无涉的“高头讲章”，脑子被秕谷喂饱了，所以，什么实际知识也没有。

鲁迅还看到了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对于人的认识有着深刻影响。他说：“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南腔北调集·谚语》）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阶级社会，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种阶级的“眼光”。风月，有的人吟诵：“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确是风雅之至；但有的人偏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就颇有点杀气了。糖水，柳下惠见了说：“可以养老”；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他们所见的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天差地远。（均见《准风月谈·前记》）秋气，骚人

墨客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之类的伤感，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秋天到了，就要割稻。（《准风月谈·喝茶》）对于弱小民族的新兴文学作品，那些附势奴才、拜金崽子，用势利的眼睛去看，不屑一顾，破口大骂；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却以人民革命的眼光去看，对它的出现感到“大欢喜”，热情地为之翻译、介绍。（参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三）》）

《红楼梦》这部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道学家、才子、革命家、流言家所“看见”的极不相同。（参见《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鲁迅用这类事实，说明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就不一样，人们总是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相应的认识。

鲁迅始终强调实践经验对于认识的重要。他认为，“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就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从小就在这样的实践中得到锻炼。他指出，人们要对某一事物取得直接经验，最好亲身去参加实践活动。他把文化改革比作“拉纤”，把领导改革比作“把舵”，认为这拉纤或把舵的好方法，“虽然也可以口谈，但大抵得益于实验”（《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实验”，也就是亲身参加变革。当然，鲁迅也指出，人们不可能对世界上的事情都去一一“亲历”。他一点也不轻视间接经验对于人的认识的意义，认为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是极可宝贵的，后人加以接受的必要。但是他指出，这种经验之所以宝贵，正在于它是古人在直接的实践中，付出了代价，甚至“费去许多牺牲”，才取得的，它是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知。鲁迅曾经分析过，《本草纲目》这部医药学巨著所记载的大量药品的功用，对我们来